

庫文有萬

種一千一集一函

編主五雲王

解集子荀

(三)

著謙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荀子集解
（三）
著謙先王

國學基本叢書

荀子集解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
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篇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閭主急得其執也先謙案執位就見儒教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郝懿行曰探籌刺竹爲晝令人探取蓋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審古有藏彊今有指圖疑皆非是儀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筭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數槩者所以爲噴也○盧文弨曰斗

京房作噴。太元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墳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那懿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通用。敦弊卽準弊噴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噴。本從盧校而後下有鄙字。盧文詔曰：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隙疑此虛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上句言貧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隙與平相反。此下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是度與噴亦皆反。噴者齊也。說文：嬪，齊也。嬪與噴通。又說文：嬪齒相值也。釋名曰：嬪，噴也。下齊眉不齧然也。又曰：櫛，噴也。以木作之上，平齧然也。又曰：冊，噴也。教使整噴，不犯法也。竝整近而義同。無度則不齊。故與噴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噴義非相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懼。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盧文詔曰：而勤上之事。元刻作勤上之事。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敵國不待服而誥。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盧校。猶作飲。王念孫曰：呂錢本誤作猶。又見議兵篇。先謙案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兵。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郝懿行曰：待字誤。韓詩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懈耳。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郝懿行曰：

論於義較長。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謹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有別也。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謬字。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忍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渢於天下。○鄭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渢皆偏。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聳。○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聲以章東也。此亦謂敬而不過。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晉子立事篇。盧說皆失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射本從盧。校態作應。鄭懿行曰。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應變。而不知其譏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竝猶晉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竝受其福下。一言獨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知其譏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射本從盧。校態作應。盧說也。下文不合矣。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改。○盧文弨曰。修飾元刻作修勑。案飾亦卽作勑字用。王念孫曰。案危讀爲詭。言君子脩飾其身而不詭於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修飾而不危。其於物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名。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盧文弨曰。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王念孫曰。用天地而不行。○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鄭懿行曰。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名。仁厚兼覆

而不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弨曰秦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水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虞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雖有民者水也句既以盤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一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並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方則水方

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

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

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无不字

卽不危削滅亡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亡是其證先謙案羣書治要无不字

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本亦云是狂生者也清本作

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

作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

狂生俞樾曰狂卽坐之段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爲比故說文土部坐草木妾生也從土上聲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若皇狂說文作狂生

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亦坐之假字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盧文弨曰元刻作樂是胥也須也先謙案謝本從大盧灌漿樂作柔持落宋

其劉傳劉櫟樂而希也。箋及已持采之時，則葉櫟樂而疏，樂櫟同字。荀爽作樂，與增合宋槩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落，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攷證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俗。○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俗竝。書之蓋二者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謙案舉書治要作美國，並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王念孫曰案三子是皆子是子二子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子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誣爲是于後人因改爲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不相應，反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爲之者，猶而爲之者，猶將爲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謂皆不當有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人詩攷。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疑矣。韓詩外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先謙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結上之詞，或爲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人詩攷。

盡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篤云正義之臣設官正義之臣用也。議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攜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善藩飾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先謙案統猶言總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也。言得專其官事。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先謙案論當爲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王念孫曰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琢磨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曉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怪正論篇貪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處刷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俗聞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讀也此言重色重味聖王財衍以明辨異元刻作期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

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

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偏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言至道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方皆知所向。寡論公察則民不疑。

○先謙案爾雅釋詁纂繼也。寡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察對文皆所以使民不疑也。成相篇云公察善思論不亂。

○王念孫曰克當爲免。庚勉同言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爲免。庚勉同言字之誤也。免庚勉同言

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克免盡而衆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辭

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改。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此尙作免。谷永傳閔免通樂並

以免爲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技官以程能

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

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移

注固不傾移也。禮論篇云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

探爲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受職。百姓易

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懃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不慮而知不動而功

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盧文弨曰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先謙案徑猶疾也脩也脩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得知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徐邈曰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廳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正是使賢者爲之非患也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與汙邪之人疑之○先謙案草書治要汙作軒下同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擊也○王念孫曰擊猶害也下文云衆人之撻汙邪之賊義並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教惡莫不毒擊育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擊育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擊箋曰擊妖擊謂相爲災害也昭十年左傳溫利坐擊杜注曰擊旣害也公正之士衆人之座也○先謙案玉衡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王念孫曰循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上對文則循下不當有平字擊要無俞越曰脩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汗難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謙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限禁連文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汗邪對是其證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俗也○盧文弨曰流音疑卽流淫元刻作隔無流字接之以聲色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俗也

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詭邪哉。詭屈也。呂覽塞塞篇。先謙案廣雅釋

明注誠枉也。言白黑分。可枉屈乎哉。

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

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王念孫曰。案不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本有及速。非也。說見釋詞。

此正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閭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爲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閭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按都懿行曰。按側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個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譏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而齒墮矣。○盧文弨曰。齟當作齶。與齶同。韓詩外傳作齶。都懿行曰。按齶當而誣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子宋本俱作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白。荀子屢言貴名白。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白。不作明。又屢言自皆其謬也。○儒效篇一朝而白楊注白裸伯。此篇楊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正作貴名果白。亦其一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雄。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謙案高注隱私也。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閭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先呂覽闡道篇。易者使傾。注易慢也。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脣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錢本其下有中字。案呂錢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地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脣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盧

校戒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彌縫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弨曰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古通用先謙案便嬖猶近讐也荀書用便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基儀禮士喪禮組蒸繫于踵鄭注曰蒸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楊雄傳履櫈檜以爲蒸外戚傳恩君兮履蒸蒸也秋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喻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盧文弨曰填卽鎮字元刻作鎮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謙案不皆和好之國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王念孫曰秩當爲私字之誤也還讀爲營言不營私不叛君也營與還古同聲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營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韓子五蠹篇曰古者若讀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厃見下說文厃字解引作自營爲厃然而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韓子人主篇曰當送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薄扞患足以持社稷薄追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吾有偏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閭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曉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材人。○盧文弨曰：謂王者因材而器使之之道也。人慇懃拘錄，非僅取慇懃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異。計數纖毫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刻格飭作脩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弨曰：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也。○先謙案：道此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已。之私欲，極注併讀曰屏，屏棄也。與此同，而親自貴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盧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三十字，元刻無。

人臣之論。倫之僧字說見儒效篇下同。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聖臣者。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作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卽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皆是也。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日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爲環繞。營衛之爲環衛。

(餘見前不還秩下)字或作還。成相篇云。比周還主。薰與施是下。)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還秩下。)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上信。然後立功也。○盧文昭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盧文昭曰。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爲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應卒古無訓刑爲制者。刑如利刃奪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譙案宋台州本影作景。

齊給如響。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卒若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告成制度。法象音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竇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用聖臣者。死用。蘇秦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聖臣用則必榮。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

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與壽陵君戰方府之金與之戰勝乎夢之中不知禮侯方受令乎秦王墮壞堤塞之內而投已乎堤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慙臣者也。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太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奉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盧文弨曰韓昭侯至五世事俗本皆脫去宋本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井正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蘇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卽公子成非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昭王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告與勇同晉文公之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本作父兄子弟今從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君有過謀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本作父兄子弟今從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撫君其本作橘卷內同先譖案軍書治要作燭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亮切攝與燭同屈也○盧文弨曰橘宋君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君有過謀

國謂之輔。平原君見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鄭至驛，稱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拂，違君之意也。謂信陵君逆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虞文招曰：注或讀爲拂，舊本拂作佛。說文拂，達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謙案：革書治要，明君之所尊厚也。宋台州本周治要，而閭主惑君，以爲己賊也。○虞文招曰：主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閭君之所罰也。閭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虞文招曰：於趙於魏下俗，並有也字。宋本元刻皆無傳。○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於列位，頗，邪也。○先謙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之，或說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上，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用法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上，逸境之臣處，則彌垂不喪。革書治要作界重。○先謙案：盛謂大業，言鑿其臣之功業也。說具榮辱篇。楊注非。閭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閭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詔諛者也。詔諛，則遂成閭君也。事暴君者，有補削。無

撓拂。補謂撓，繼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閭匡救之也。撓謂屈其性也。撓，邊也。撓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戮之名，故不爲也。拂音佛。○虞文招曰：拂讀爲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王引之曰：楊分補與書制割，實胥無善削。緣，陽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繼純緣，亦兩字同義。一舊注以削爲翦割。